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閨門秘術 第十四回 篋騙嘴設計求親 勢利蟲直言挺父

話說王活嘴別了夏均祥，回到葉家，將均祥所說的話說了一遍。復向開泰道：「少爺明日早間可先具衣冠，去拜夏國華。見面時不必說這事。但言老人在京，時常家信中提及。說老伯居官清正，不日就申奏朝廷遷調他處。然後出來讓我前去說項。」葉開泰聽說，甚是得意。到了次日就具衣冠乘了轎。到縣衙會夏國華。夏國華雖知道他如此作為，不與他往來，奈因他是地方上紳士，怕有別項事件，不能不出去會他。只得也穿衣服，延入花廳。見禮已畢，敘了寒暄，夏國華問道：「公子前來有何見諭？」葉開泰道：「只因家父屢次來信，在部中聞老伯居官清正，甚是欽佩。日前已代老伯申奏朝廷，想不日就有升遷的信息。小姪一來請安。二來為老伯道喜送情。」

夏國華明知他向來捕風捉影，又不好說甚麼，只好隨著謙遜了一回，葉開泰告辭而去。

接著外家丁又來說道：「葉少爺那裡王大爺請見。說有要話與大爺面商。」夏國華聽了想道：適才葉開泰在此，為何不說明，卻教他前來，這是何故？乃道：「你們出去代我擋駕，說我有公事要辦。他有話說，請他存下便了。」

那個家丁出去，將這話與活嘴說明。活嘴道：「請再進去回一聲，非我一定要見，乃是葉少爺有話不便面說，故請我前來面言。」家丁無奈。只得又進來向夏國華說知。

夏國華推辭不去，只得說道：「請在書房便會罷。」家丁領命前去請王活嘴進來。彼此相見，活嘴便向夏國華道：「適葉公子前來請安，實有一事相求，故著晚生前來代達，父臺可知道否？」夏國華聽了就不願意。乃道：「話要說明，方能明白。他又未說，老夫何以得知？」

活嘴忙陪笑道：「這事在晚生看來，到是極好的美事。目今葉公子斷弦，只因選擇太苛，至今未曾膠續。前日葉大人從都中來信，說他年力已衰，尚未見有孫兒，特催葉公子即速聘娶。信中並言明父臺有位令媛賢淑，才美可稱絕世。且父臺政聲卓著，指日高遷，囑公子挽媒求說，好結朱陳。故今日公子先來請安，卻又不便啟齒，是以囑晚生前來代達。父臺明見，這不是件極美之事麼？莫說門第相對，就是葉公子這樣人才，想父臺也是得意的。」

夏國華聽了這話。心中罵道：你們這些篋騙惡少。打算老夫不知你的作為，卻來妄想。豈不是做夢。何況我的女兒已經受聘，就是養老在家，也不能與他做親。當時卻不好說，只得哈哈大笑道：「葉大人盛意雖好，只是說遲了。小女已於去歲受聘華家，只好請葉公子另擇高門罷。」王活嘴聽了笑道：「做親本是兩家願意，父臺何必說此欺人之談。不肯做這門親，明說也不妨，難道令媛終身是不嫁的麼？」夏國華聽了他說這話，甚覺動怒，乃道：「你何以如此荒唐。老夫女兒已於前月受聘了華家，此事豈可說謊？葉家有如此門第，何患無人家做親。你說這話，敢是我女兒硬派與他家做親，不應許配與別人家麼？老夫還有公事辦，不能與你閒說，你請便罷。」說了將衣油一拂，進了後堂。王瑤被夏國華說了這幾句話，滿臉通紅，自己沒趣，只得回轉葉家，將這話與開泰說了。開泰道：「這事我曉得不行，只好別人家再談罷。」王活嘴道：「少爺何如此懦弱，難道被他這頓教訓，就將白白的美人讓人不成？」葉開泰道：「本是人家已經受聘，豈能勉強？」活嘴一笑，走了過去，就寫了一封書信，遞過來與開泰道：「你將這封信寄至都中，請老大人作主，怕他還不行麼？」開泰接過來一看，忙轉喜道：「人道你是活嘴，這話一點不差。但是夏均祥這人，你須與他說交才好。」活嘴道：「這個不要你說。包管成功便了。」

你道他寫的甚麼？原來作開泰口氣寫與葉槐家信，說他首妻身死至今未續配，現在大同府要代他做媒，將夏國華之女配與他為繼室，請求父親看親戚之面，先代夏均祥捐一官職，並請來信托府裡為媒的話。皆因夏均祥這人勢利，活嘴想了這個主意。等京內部照回來，他預備送與均祥，使他瞞著他父親寫下婚書，然後將葉槐的信送到府裡，再請府裡說項。若夏國華答應，不談；設若不肯，有個華均祥這親筆婚書，不怕返悔。夏均祥是個糊塗人，見有這現成的官，又有錢，必然肯行。就是鬧了出來，俗語云：虎毒不食兒，夏國華到了那時，不肯也是肯的。至於華家，格外不怕。一則他窮，把幾千銀子就定了事，二則有這等聲勢，他就是告官告府，也不中用的。王活嘴便將這主意說與葉開泰聽，開泰不勝歡喜，登時依著他的稿子，寫了一封家信寄至都中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夏均祥見父親把活嘴教訓了幾句，一逕自回到上房，就知道不妥，也就進來故作不知。向夏國華問道：「今日葉開泰來過之後，王活嘴過來何事？」夏國華道：「總是你平時與這班人來往，今日說出無倫的話來，豈不可惱？你妹子本已許與華家，他說代你妹子做媒與開泰做繼室，並言葉槐在京中來信代我保奏升官。這豈不是小人見識。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，難道還要受他挾制？下次這班人來，不准外面通報。」夏均祥聽了他父親說許多的話，冷笑了一聲，也不開口。夏國華正在氣頭上，見他冷笑，格外動怒，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如此模樣，難道為父的話錯了不成？」夏均祥接著道：「不是說爹爹的話錯，但恐爹爹憐愛妹子，誤了妹子終身。到那時，要好不見好，莫說華家如此貧窮，我看那個兆琨也沒有什麼出息。與其隨後吃飯吃不飽，穿衣穿不暖的時候妹子怨恨爹爹，不如趁此時早打主意。並非兒子怕受累，日後有錢周濟也就罷了，設若沒有，自身遂不能顧，又添著這個窮親戚，豈不累上加累。古人云：親望親好，鄰望鄰高。又道：女扳高門。況且我家又未與華家行茶過禮，有什麼不了之事？辭了這家，再與那家受聘，有何不可？」

夏國華聽見這番話，真氣得渾身發冷，連聲罵道：「你這勢利畜生，只知道目前的富貴，我怕你隨後要想代華家拾草鞋還不要你呢！現在我還未死，你就如此。設若我一口氣不來，這個妹子還有他說的話麼？就要依你，不問人品好歹。只要發財富貴，就把妹子與他？」說著氣哼哼的取了一根門門，望著均祥打來。此時趙夫人也趕著出來攔道：「你這畜生還要在這裡胡說。女兒是我與老爺養的，自然由我們著主，與你何涉？快代我滾進房去。」

均祥的妻子見了這樣，明知是丈夫不好，趕忙也將他拖了過去。這裡趙夫人又來勸國華，說道：「女兒都是你養的。有不好的事，盡教訓管，何必動這真氣。」說著也就格他拖進房中，夏國華仍是氣悶不已。

且說夏國華的女兒名喚瑤雲，今年一□六歲。雖不能詩書滿腹，下書成文，也還粗通文字。至於女工禮節，無不精巧端莊。平日在家，向不以富貴驕人。所有那些僕婦婢女，皆寬以待下。自從去歲夏國華將他配與兆琨，雖知華家貧苦萬狀，他卻無半句怨言。常言人生真正直功名，自古之窮富是不能常久的。後來聽了華董身故。他就□分愁慮，惟恐兆琨兄弟無人管束不肯讀書上進，時常一人長吁短歎，暗中流淚。後來知道他父親送了一千銀子，又知湯家將他全家接了過去，他又□分感激。再據送去的兩個婢女回來說，兆琨兄弟用功異常。而且一家和好，兩位姑娘與太太皆憐愛下人，湯家各人俱好，從此他全家也就放心，眼巴巴只望兆琨起服，就可進取功名，這皆是他的平時心事。今日忽聽見哥哥與父親吵鬧，起初不知為何事，還想出來解勸。後來聽見均祥說受累，又說誤了妹子終身，知道為他的事，就細細的再聽，乃知均祥要將他改配與葉家。這一聽如同冷水澆身，回到房中忍不住流淚恨道：哥哥太為勢利，安知華家後來不好？卻存了這個心腸，要想毀親，難道我同你一樣嫌貧愛富麼？想到此處，越發心傷，惟恐兆琨不能發達，父母死後落在哥哥手內，不得終局，一人在房中整整的哭了一夜。不知瑤雲哭出什麼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